

瑞娴作品系列·小说集(下)

哑女的草原

瑞娴
著



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bjtu.com.cn>

瑞娴作品系列·小说集（下）

哑女的草原

瑞 娴 著

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一本小说集,收入作者中短篇小说共7篇,内容包括《吉教授放猪记》《哑女的草原》《最后的马》《麻脸黄》《飘萍》《泪伞》《垓下残阳》。

这是一部在网络时代的喧嚣声中,能让人沉下心静读并回味的书,它的真诚与纯粹,在这个以财富为信仰的时代里珍贵而稀缺。这也是一部能够让麻木的心灵为之疼痛的书,可以唤醒人骨子里沉睡的很多东西。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品相比,这部小说集拂去了浮躁的泡沫,以高度优美凝练的语言、剖入人性深处的笔锋和智慧幽默的思想性见长,不同阅历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哑女的草原 / 瑞娴著. — 北京: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21-2236-9

I. ① 哑… II. ① 瑞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 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0108 号

策划编辑: 叶霖 孙秀翠

责任编辑: 叶霖 孙秀翠

出版发行: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010-51686414

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

邮编: 100044

印刷者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145×210 印张: 10.875 字数: 217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21-2236-9/I·19

定 价: 45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。

投诉电话: 010-51686043, 51686008; 传真: 010-62225406; E-mail: press@bjtu.edu.cn。



让疼痛唤醒麻木的神经

——瑞娴作品印象

瑞娴的写作，据说开始得很早，少年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。最先写诗，然后又写散文、小说、评论和童话等。后来，剧作家沈默君先生发现了这个才女，对她说：你要是不占领影视剧这个阵地，就太可惜了！又将她领到剧本创作这个阵地上来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：从此一只蚂蚁开始去拉一辆战车——可是，这辆战车竟然被她拉动了，并且走得很稳当。

瑞娴基本功扎实，文字优美老辣，画面感极强，凝重又鲜活灵性，节制而酣畅淋漓，很少多余的字句。她对细节的捕捉能力非常敏锐，对那些比细菌更渺小的事物都有感应。她的笔既有力量，又能抓得住转瞬即逝的闪电。她写作时，好像每个细胞都张着眼睛。

“文如其人”是一句老话，也是一句突破不了的俗话。这话在瑞娴身上要再用一次。她的性格无疑是较为内向的，她的

话还不如她的微笑多。在创作方面，她好像一直都不显山露水，也很少有多么前卫的作品出现。但她的每部作品都自成一格，自有分量，结结实实，绝不潦草。过很多年再读，仍不觉陈旧，甚至随岁月沧桑读出更多内容，比较经得起时光沉淀。她视人生为一次长跑，这说明她为这个长跑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的，并不争一时的长短和输赢。相信她的实力会在长跑中慢慢显示出来。

纵观瑞娴的作品题材，从古到今都有，她好像对民国那个时期格外偏爱，又或许她本该就是那个时代的女子，新旧交接中又保留了一种古典感；再看她的作品风格，既有凄美悲壮、辛辣幽默、凝重深刻，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欢天喜地、机智俏皮和哲思意味（如《吉教授放猪记》）。她把人世变迁悲欢离合——道来，雅致厚重又不失本真的乡土味道，每个人物都在纸上活得栩栩如生。读时你能感觉到：她是在用整个心灵感受和拥抱，她珍爱与之相遇的任何事物，并用心血赋予它们生命。她的文字精致耐读，唯美而鲜活，含蓄又诚实，鲜活得活蹦乱跳，诚实得寒光凛冽，直刺心灵。

读瑞娴的作品最难忘的感受，就是会让人疼痛——尤其让在俗世中变得麻木的神经感到疼痛。一读再读，一痛再痛，却并不令人消极绝望。相反，它能让人在痛过之后反思、回味、奋起，犹如涅槃后的重生。即使苍凉，也有温度。一个“真”字动人也最伤人，读她的文字，常常会想起荆棘、蒺藜、针尖麦芒这些扎人的东西。哪怕你试图大大咧咧走进去，也会在不

经意间，被刺个遍体鳞伤。

瑞娴是山东诸城人。诸城是人才辈出之地，文化积淀深厚，文脉盛大粗壮。其中王氏家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，历代以诗书著称于世。民国时期的一代文学大家王统照先生，与茅盾一起被称为“双峰并峙”，王家的另一位前辈作家王愿坚是我的师长。我不知道王瑞娴与他们是否是同一个家族，但我总觉得她是这个文学家族的传人。据说，一个古朴原始的家族式小村是她的生身地，那个村子名叫棘子岭，荆棘遍地丛生。关于这个小村，她曾在很多作品中描绘过，但它显然不是她真正意义上的故乡，而是她自己创造的令她爱恨交织的故乡，逼着她不得不远走高飞脱胎换骨的故乡。

对一个作家来说，若无壮士断腕的勇气，笔下便不会有叩问人性的力度。瑞娴用在针尖麦芒之上行走的真诚和勇气，唤醒了某些沉睡的、麻木的心灵，可惜在对命运的叩问、根源的挖掘、人性的解剖方面，她犹豫了，善良使她变得温和而胆怯，甚至在某些时候，她选择了鸵鸟式的逃避，中篇小说《似乳双冢》就是一个例子：她拉开了一个长篇的框架，准备对一个旧式家族命运的变迁动荡，展开跨时代的纵横描绘，但当一些细节即将触碰到实质的时候，她却戛然而止或者笔锋一转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去关注别的事物去了。

这就好像一个大夫的故事：已经让患者感受到了切肤之痛，却突然间收回了手术刀，只把关爱和温情传递给你，让你乘着一股热流去自愈病体，自己掌控吉凶未卜的结局。

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些许的遗憾和惆怅。当然，这是作者的一种春秋笔法或有意为之也未可知。

这个娱乐时代并不缺少廉价的欢笑和浅薄的故事，却缺少真诚的眼泪和犀利的棘针。在很多人心灵麻木时，让他们感觉到痛；在很多人感觉到生命之“轻”时，让他们感觉到“重”……或许，这正是瑞娴作品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和珍贵所在——

面对着一只硕大轻飘的气球，她纵身做了一粒试图拴住它的石子！

卷一

目录

吉教授放猪记 /1

哑女的草原 /59

最后的马 /81

麻脸黄 /133

飘萍 /191

泪伞 /229

垓下残阳 /307

评瑞娴的小说 善与恶的非对立性：人性书写的另一面

孙婧/323

后记 让沉睡的石头开出花朵 /333

这年头，没人可怜杨白劳、苦菜花，没人愿听你诉苦，悲情在这个时代不受欢迎，因为它叫人不愉快。所以即便是哭，也要笑着说——

吉教授放猪记



一、你要采访我，成，但有两个条件

你们来了？好好好，坐坐坐！

孩他娘，上壶茶，上次咱从福建带回的金骏眉，你给我沏一壶招待客人。啥？不认识那3个字咋写？那好说，你就看上面的标签价格，哪个贵你泡哪个，用那套最造作的小茶壶，这样讲究，他们文化人喜欢这个。别用咱山东老家那大茶壶，叫人一看咱就是梁山泊的后代，眼睛小肚子大，穷吃赖喝没文化。

这位女记者，你要采访我，成，但我有两个条件：

一、上你们杂志，拿钱我不干，不是我没钱，是我跌不起这个份儿，丢不起这个人。我现在好歹也是著名画家和教授，找我买画的人都排到明年3月了，用不着你们做广告宣传。你要同意，到时候我可以画幅画还你个人情，再画幅给你们单位领导，让你好有个交代；要是不同意，就算我请你喝个茶，喝完你走人。过后见了，也不用记得认识我。我吉大鹏这个人，还是很懂世态人情的，是吧？

二、你别提问题，我最怕这个，一问一答，搞得我像个缩头缩脑的小学生，坐在凳子上，一慌张就尿裤子，或者栽下来摔个狗啃泥。这样吧，咱四老汉放猪——跑到哪儿是哪儿吧，

信马由缰人才能说实话。我聊的可能良莠不齐，鱼龙混杂，您择优录取，剩下的直接倒垃圾桶，别让它污染人的眼睛。成吗？

采访我的文章要刊登，必须征得我同意，我这一关若过了，可以用我的真名；若写得我不满意，你就给本人起个假名，阿猪阿猫都成，让那些整天闲得屁股上挂辣椒的人琢磨去，不浪费他们几两脑细胞，我这心里不畅快！

嗨，别笑，你笑点太低了！当然我这个幽默大师妙语连珠，你想不笑也不可能。在后面的聊天中，这样的经典语言还多着呢，你若从现在开始笑，腮帮子笑掉了没人负责！要是忍不住，你也把嘴巴用纤手捂上，故作害羞的样子，不要露出一颗牙，这在过去都有讲究的，老祖宗教导我们说：笑不露齿方为淑女嘛！

你若好好听我闲谈，定然受益匪浅。听了我的故事，能不能把你培养成一个好画家不敢说，但我肯定能把你培养成一个好作家！

二、鞋子合不合适，脚最知道， 连手都没有发言权

我叫吉大鹏，用老家的方言来说，“我”应该称“俺”，听着一口冲鼻子的土腥味儿吧？沂蒙山的煎饼卷大葱味儿吧？为了让你们不倒牙反胃捂鼻子，我就不折磨你们了。我这口乡



音，骨头烂了都难改，也压根没有改的心思。什么？我的学生们能不能听懂？懂不懂是他们的事，连我的方言都听不懂，怎么能听懂我讲的道理？我的道理可是比我的方言难懂多了！做学生的，就得排除万难才能有所长进，不能老是让别人适应你。我为何不适应别人，而是让别人适应我？因为我已经过了适应别人的年龄了，这就叫多年的大道走成河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！

茶上来了，咱喝，甭管你嫂子！在我们老家，过去来客了老娘们是不能上桌的。现在她们地位提高了，胆儿也壮了，敢和男人平起平坐了。要在过去，不被男人一巴掌扇到桌子底下才怪！——当然，咱不干那事。谁不是娘生的？要像尊重自己的母亲一样尊重老婆！

你问我的岁数，就像我这半秃头一样是明摆着的，不用像你们女士一样保密。实事求是，我年龄 49，但阅历 94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好歹是个叼着烟斗的教授，可是我这个媳妇，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原配，过去只认得自己的名字，现在在我的启发教育下，能认得我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了。到超市买菜买水果，结合着实物，样样也都能认得，没有买错过。买其他衣物用品，她是没有啥品味，可是她的菜，炒得那真是色香味俱全，尤其是做面食，简直是个艺术家！那双胖手揉揉捏捏，变化无穷，什么包子、馒头、花糕、面条、煎饼、蒸饼，能把你的胃都吃花了眼。

说来令人啼笑皆非，年轻时为了彻底脱离农村，我发誓不



娶农家女，但最后阴差阳错还是娶了个农家女，且是个不识字的。这大概就是我的命。你不是好高骛远嘛，老天就用一个女人来刹刹你的威风！我老婆不懂数学，可是她脑子灵得很，算账一分钱也差不了，从来不用计算器，能把卖菜的小贩算傻了。她教育孩子，那更是一绝，自己不识字，却把一男一女俩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。你说是我的功劳？说实话真不是，我拍打着良心告诉你，我一天到晚将心放在学生身上，把自己的孩子都忙忘了，有时候连他们的名字都叫错。可是，我这老婆，从来没抱怨过，我做什么事，在她眼里都是对的，都有道理。你想找碴儿跟她吵个架都吵不起来。

所以守着这样的老婆，我从来没动过别的念头，这辈子是死心塌地娶鸡随鸡，娶狗随狗了。连陈独秀、闻一多这些五四急先锋，还有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都守着原配不离婚，我这小蚂蚁有啥心理不平衡的？你让我学徐志摩，一是咱长得忒没文采，不具备那个资本；二是，我看着他那张小白脸就不顺眼，怎么还会学他？王子公主都不一定保证幸福，所以我这样柴米油盐地过着，觉得挺知足，挺滋润。你说我思想腐朽也罢，说我封建余孽也罢，说我大男子主义也罢，我回你一句就够了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乎？”

也许在现在这个时代里，这种教授与文盲的家庭组合几乎绝迹了，所以你会惊奇。但面对着我和我媳妇，请你们一定不要妄自揣测，大呼小叫，这是对我们传统婚姻的尊重。

鞋子合不合适，脚最知道，连手都没有发言权！



我这人的思想，要多开放有多开放，要多保守有多保守，而且，我这个人表里不一：外表粗犷，内里羞涩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！我也不知道我算是个什么人，你也甭想给我定位，你定不住。

你问我是不是怕老婆？不怕，连老婆都怕的人，还有法儿在社会上混吗？这样没出息的男人，在路上见了我都懒得用正眼瞅他，活着干啥？找个针线筐箩撞死算了。不过，不怕归不怕，要装着怕，因为怕老婆是一种美德。你也许觉得我这套理论极其混乱纠结，自相矛盾，但我要说，这就是我的个人风格。任何事情都要区别对待，大问题上原则不变，但在一些小节上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与众不同点，不影响大立场。

说归说笑归笑。现在，离婚率高，很多原先的模范夫妻都离婚了，让人感叹世事无常，人心不古。女人婚姻不幸福，往往就做起了怨妇，抱怨男人对不起她，抛弃了她。其实，依我看，责任在你自己，谁让你没本事拴住他哩？男人就这德行，驴性，受摸不受呛，和狗没多大区别。你要是撒着他，它撒开四蹄上蹿下跳乱踢乱咬，折腾得口吐白沫白眼直翻；可是你若是用一条链子将它拴起来，它就老实了。虽然在初期也会反抗、狂吠，可是折腾一阵子，它也就认命了，趴在窝里喘着粗气翻白眼，啥招儿也没了，用棍子捣也捣不起来。

当然，男人毕竟不是狗，那条链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往男人脖子上套的。你得动脑子，调动所有的聪明才智，顺着他的毛



摸，等他放松警惕了，将那口龇出的牙缩回去了，才能动手。否则，伤人伤己，冷不丁咬你一口就是一辈子的伤疤。

怎么套？那就看每个女人的智慧了，我不给你们支着儿帮你们对付我的同类。再说，我又没被女人套过，咋向你们传授经验？你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翻来覆去烙着饼慢慢琢磨吧！

三、我为何不跟他们一样， 因为我现在不用装了

这位女记者，你别再捂着嘴巴笑了，笑得我心里发毛。你结婚了吗？哦，没结。那你有情人吗？——没有。好，罕见的好孩子，国家和人民教育得好。不过，我告诉你啊，女人要想变坏，必须在 50 岁之前，否则就没机会了，要抓住青春的尾巴疯狂一把。我？我还早呢，不急，男人变坏的年龄可以限制在 100 岁之内。等你们都变坏了再说不迟。

你说我跟你接触的教授不一样，这个肯定！大家见了都这么说，英雄所见略同。我为何要跟他们一样，他们算啥呀？一个个要么装扮得油头粉面高贵无比，一张脸沉得像秦始皇他爷爷；要么低眉顺眼夹着尾巴做人，浑身散发着腐烂知识的臭气；有的呢，又适得其反，张扬起来了，玩起造型来了，搞起人体艺术来了。大男人，留着油腻腻的长发在学生们面前招摇过市，旁若无人。要是让他们那农村老爹看见了，估计会摸起根棍子把他的脑袋敲开了瓢，或者脱下鞋子来扇屁股。不过



呢，他们也只能张扬到这种程度了，毕竟身为人师，不能像社会小青年那样过分，打上个耳眼，戴上个鼻环，瘦巴巴的胳膊上挎上个眼睛画得像熊猫的小姑娘。要是没有这点分寸，他们真算是白活了。

我是美术系的教授，研究生导师，但我首先是个画家。你说我跟其他画家不一样？那当然，这还用说吗？再强调就是废话了！你印象中的画家啥样？留着披肩发，一脸狂态！哈哈，这倒算是某些画家的一个特征。不过，不是所有留长发的都是画家，还有导演、演员、行为艺术家啥的，一个比一个神，一个比一个装。你要是出门买菜，碰见那些披头散发的，十有八九就是他们。

你问我为何不跟他们一样，因为我现在不用装了，熬出头了！以前为了生存，我也装过孙子，现在不用装了，但也用不着反过来装老爷。我只要活出自己的本色和特色来，就成了。

以前也有个女记者给我写过文章，题目是“特立独行的国画家”，文章写得还不错，将我剥皮抽筋的，一支笔触到我骨头里了。但是这题目，我觉得还是不够劲儿，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给改成了“独一无二的国画家”，你说咱牛不牛？

对，咱追求的就是独一无二，蝎子拉屎——独一份儿。别的不敢说，咱这个“各色”，谁也比不了，攀不了，想学也学不了。因为在中国，我是个个例：既是教授和画家，又是商人。说起来吓你一跳，我还是个江湖中人！走到哪儿，那些当地的牛人们都跟在我屁股后面，低声下气地喊我吉哥吉哥。我



高兴了就哼一声，不高兴了头都懒得扭一下，弄得他们一个个讪讪的。你问他们为何这么尊重我，因为我这人义气呀，豪放啊，一诺千金啊，好人谁都愿意跟你交，连狗看你都顺眼！我这人就这脾气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阎王来了也敢打架——因为我讲理啊！早些年我走南闯北，干过临时工、中学教师，下海当过水产品老板，开过装修公司，业余时间爱画两笔，没想到就画成了教授。我这人胆儿大，爱钱爱享受，什么钱都赚过，却没贩过毒当过人贩子强奸过少女，那不是人干的事，做人要有立场，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也不能干！你可以说我混球，可以说我人生观、价值观混乱，甚至说我是个一身江湖气的教授，但你否定不了我的独特性，我是不可复制、不可模仿的！

声明一下，我是教授不是专家，这年头，迷信专家不如相信蛤蟆。

四、知道我教学生跟老板打交道的 重要性了吧？识时务者为俊杰

我有多重身份，先给你们讲讲教授这个身份。

我做教授，绝对超及格，这点，连戴着圆眼镜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老院长，也不得不服。我敬业，对学生要求严，对自己要求更严。学生8点上课，6点半我就开着我的奔驰驶进校门了。我得把给学生讲的课程，先捋一遍。研究生也是学生，学